

梦
Dream
Garden
花园

第一辑

龙门之五行战将II

她在半夜不睡觉

寄秋 著

和风 主编



龙门之五行战将II

她在半夜不睡觉

寄秋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她在半夜不睡觉/寄秋著-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6.12

ISBN 7-80723-174-2

(梦花园爱情小说系列.第1辑)

I 她… II 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2321 号

她在半夜不睡觉(梦花园爱情小说系列) 寄秋 著

出版发行:远方出版社

社 址: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深圳市福威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1/64

字 数:2700 千字

印 张:75

版 次:2006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册

书 号:ISBN 7-80723-174-2/I·51

定 价:135 元(全 3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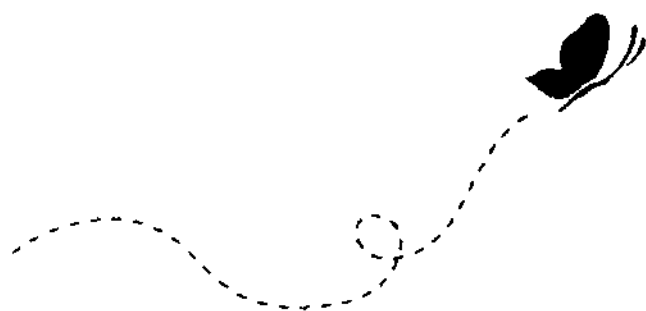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梦花园第一辑书目

编号	书名	作者	编号	书名	作者
001	买妻	寄秋	016	她在半夜不睡觉	寄秋
002	抢妻	寄秋	017	赖上植物的女孩	寄秋
003	新科妹妹	慕枫	018	请叫我女王陛下	寄秋
004	娃娃新娘	艾佟	019	别说你爱我	明星
005	抱得王爷归	绿荷子	020	草莓恶徒	方蝶心
006	老婆少根筋	金萱	021	城堡里没有公主	陈毓华
007	金城卷	湛露	022	寻妻	寄秋
008	玉阳卷	湛露	023	银一两	浅草茉莉
009	黑羽卷	湛露	024	当灰姑娘碰到情	简璎
010	圣朝卷	湛露	025	女王,饶了我吧	绿荷子
011	白目公主	皇千秀	026	迷糊俏妈咪	金萱
012	七月流火	橡果	027	童话的爱情	金萱
013	失忆情人	简薰	028	亲亲剪刀手	绿光
014	劫婚	慕枫	029	邻家男人	子纹
015	住在坟墓的猫	寄秋	030	代班红娘	羽十三

征 爱 情 故 事



只要你是爱做梦的孩子，
不管是想换个舞台，
或初试啼声，
我们都拍手欢迎！



来稿注意事项——

1. 完整的稿件，字数约10万字（包含标点与必要段落空白），
字数算法：字数×行数×页数（包含标点与必要段落空白）。
需分章节。

※若是用Word的字数统计为6万5千字至7万5千字。

2. E-mail至garden@lunagd.com 花园组（收）

来稿时请务必注明真实姓名、联络电话、地址。

（请保存Word文件以附件传送）

3. 请尊重著作权，切勿抄袭、转译。

4. 审稿期为30天，审稿后，原稿恕不退回。



楔子

开元混沌之初，非人非物之神祇由此诞生。

或天空，或地面，或海洋。

天有天祖、地有地母、海有龙王、河有河神，八方广漠渐生绿意与生命。

人景仰之，敬畏之，筑庙修墙以为祭祀，香火不断绵延数千年，以神之名善或为恶，开启世人是非之眼，回归智慧之始。

龙门，不是一扇门，更非龙行鱼跃的大门，与任何神祇都扯不上关系，它单纯就是一个名为龙门的帮派组织。

经过代代相传，直到20世纪初才渐渐浮上台面，成为近代史上最庞大的黑暗帝国，由华人一手掌控，其触角遍及全世界。

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华人的存在，这一句话说明龙门力量无远弗届，就像野生的杂草，即使是在危峻的岩壁夹缝，或是最枯瘠的沙漠地带，更甚者冰天雪地的南极、北极，他们都能一一渗透扎根，繁荣壮大。

现在甚至更夸张了，因一时兴起，现任门主龙青妮居然放任女儿的骄纵，以自创的时



光机器带回白发如霜的古人，给她的宝贝心肝当“玩具”。

时光荏苒，一群小萝卜头像十日速成的豆芽菜般抽长身子，由五行使者长成五行战将。

他们分别是——

金：夏侯淳，五行战将之首，年二十七岁，性别男。爱财如命，外号“鬼算盘”，随身携带一只金算盘，擅于用算盘珠子夺取人命，具有隐身能力。

木：皇甫冰影，排行第二，年二十三岁，性别女。生性淡泊不多语，日见人，夜见鬼，拥有一双异于常人的阴阳眼。

水：司徒五月，年二十五岁，性别男。温柔如水，个性被动，爱看书，天生白发，能预知未来的事，他的出身较为特别，来自过去。

火：南宫焰，五行之四，年二十六岁，性别男。个性冲动又好斗，操控火的力量无人能及，并能隔空取物。

土：西门艳色，沉稳的二十一岁女子。她能透视人心，并进入其深层记忆加以窃取或控制意志力，使其为己所用。

不过这五人还不算恐怖，真正可怕的是他们守护的小主人龙涵玉，年仅十七的她才是最令人忌惮的头疼人物，既危险又……

防不胜防。

1

黑，是什么颜色。

暗，是何种感受。

在黑暗中走动的身影啊！黑的感觉是恐惧的，带着深层的骇意，即使双臂环胸摩擦着取暖，仍赶不走那股由心底升起的寒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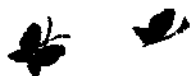
一盏漾着蓝色火焰的薰衣草烛灯，燃烧着些微的亮光，虽然它的亮度是如此微弱，但是驱赶隐身黑夜里的魅祟，依然有些不容轻觑的力量在。

修长的指头抚过徐徐燃香的烛芯，灼热感由指尖传向大脑，痛已经不是一种痛了，而是麻木。

灯台旁，一台看来老旧的漆红枫木盒子微微掀开，一首耳熟的儿歌旋律便成了黑暗中惟一的声音。

我的家庭真可爱，整洁美满又安康，姐妹兄弟很和气，父母都慈祥……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我的家庭真可爱，整洁美满又安康，姐妹兄弟很和气，父母都慈祥……

……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



……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
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夏天凉……

“妈咪，妈咪，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一个好奇怪的梦哦！”

笑起来脸上有两个甜甜酒窝的年轻母亲抱着三岁大的孩子，温柔地亲吻肥嫩的小脸蛋。“什么梦呀？有没有吓着我疼爱的小宝贝。”

无知的小孩只是困惑地摇头。“妈咪，我梦到隔壁坏心的王伯伯被鲨鱼咬掉腿，他一直叫一直叫都没人理他，然后就死掉了。”

“不可可以说王伯伯坏心喔！他只是不喜欢小孩子，认为他们很吵闹。”母亲笑了笑，不当一回事。

“可是他用花生壳扔我，大声骂我坏孩子，我讨厌他，希望他被鲨鱼咬死。”小孩嘟着嘴，说着令人为之失笑的童言童语。

可是——

隔壁的王伯伯真的死了，在昨几个夜里，左脚自膝盖以下全空，血流一床，类似鲨所噬咬，血肉模糊的锯齿伤口呈三角形。

微带不安的年轻母亲心想这或许是巧合吧！人怎么可能在自家床上被食人鲨所杀呢？一定是大家电影看多了，以讹传讹夸大事实，故意博点新闻版面。

她是这么想的，然而却双手怀抱着心肝儿微微颤抖。

“妈咪，街尾的张奶奶太过分了，她居然

不给可爱的小猫咪吃饭，还用棍子打它，我晚上做梦要变成狗咬死她，让她再也不能打小猫猫。”

三天后，年轻的妈妈惊骇得吓白了脸，以看怪物的眼神瞪向满嘴鲜血的稚子。

无病暴毙的张奶奶并非寿终正寝，她的喉有利爪撕裂伤，经法医勘验后证实为中型犬所伤，死于气管破裂。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预言”，七年来，年轻母亲的幼子做过无数次叫人心颤寒栗的异梦，而且一一成真，仿佛是幼子亲手所为。

年轻妈妈再也笑不出来了，眉宇间蒙上一层惨淡的惊惧，离她最爱的孩子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颤抖的手扬高一指。

“你……你是恶魔！”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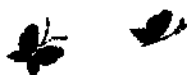
★

“魔鬼。”

“不，我不是魔鬼，你……你不能说我是魔鬼，我不是……不是……不是魔鬼……”女子呜咽地掩着面轻泣，头发凌乱地垂于双肩。

“你是，你就是人人厌恶、欲除之而后快的魔鬼，你是阴间使者，地狱信徒，泥土中腐朽的蛆尸。”男子悲愤地噙着恨、眼露杀意。

“为什么要这么说我，我们曾经深深相爱过，为什么你狠得下心伤害我……”他不该，不该这般地仇视她，难道爱无法化解仇恨吗？



她真的已经尽了全力去弥补，请不要再恨她、用陌生的眼神看着她，她好害怕，害怕得心脏快停止跳动。

女子的悲戚显而易见，柔白的纤指伸向心爱男子，希望他能谅解她的情非得已，她并非刻意加害于人。

只是她的手被拍了回来，遭到强烈的拒绝和嫌弃，还以令她为之心碎的憎恨，在她手背上留下一道椎心的刀痕。

“你不配说爱，你有什么资格说爱，瞧瞧你洗不净的双手，究竟沾了多少的鲜血，恐怕连自己也数不清吧！”她的心是腐烂的沼泥，不具人性。

“我……我控制不了自己……不要恨我，不要恨我……我爱你呀！我好爱你……只爱你一人……”

女子声泪俱下地泣诉自身苦衷，双臂环胸仍温暖不了体内渐生的寒意，她不晓得该如何挽回爱人的心，任由晶透如玉的泪珠不断滑落嫩白脸颊。

有些事不是她说停止就能停止，若能改变天生的异能，她愿付出所有来挽回平凡的生命，而非一而再、再而三的杀戮。

“吸干我父母的血，亲手掐断我弟妹的颈子，这就是你爱我的方式吗？”他不懂，她怎能痛下杀手，杀害疼她如亲人的一大家子。

“我……”她无从辩解，泪流满面。

能说什么呢？事实摆在眼前，她手中的艳红犹未干，发出腥甜气味，如水珠般从指缝

滑落，没入青青草地间，染红了朝露。

她知道自己满身罪愆无从宽恕，也明白一直以来所作所为不值得原谅，她很努力要抑制体内窜奔的狂乱，可是却始终难以如愿。

世界对她并不公平，剥夺了她对亲情的渴望，阻断了友谊的试探，在她好不容易孤独了二十七年，终于看见一线光明时，又再一次毁了她对爱情的想望。

这是她的错吗？

她在黑暗中挣扎，在痛苦中翻搅，在生与死的分界点徘徊，没有人肯伸手拉她一把，任由她笔直坠落最冰冷的阴寒深潭，再也无力自救。

沉沦是惟一的选择，直到没顶为止。

“以血还血，以命还命，你要是真的爱我就自我了结吧！别逼我和你一样成为冷血的凶手，一辈子活在杀死挚爱的恶梦里。”

“你要杀我？”女子睁大一双美丽的迷蒙瞳眸，不敢相信他竟恨她至此。

原本她还指望他能有一丝怜惜，帮助她走出灰涩的阴暗处，回归正常的生活。

“在做了这么多的错事后，你还不知醒悟吗？你想牺牲多少条人命好让自己存活于世。”她太自私了，毫无悔改之心，一点也不将他人死活放在眼里。

“我……”她悲泣地泪眼以对。“我只是想活下去而已！这也不行吗？”

男子痛心地朝她一吼，“是，不行，为了你一个人的生存却连累其他无事的人，你认



为他们的亲人都不会伤心难过吗？”

她必须死，才能挽救更多的受害者。

“我以为你爱我……”上帝说爱能化解世间一切仇恨，难道神之论调全是一派胡言，用来欺瞒他们这些隐身黑暗世界的罪人。

“是的，我曾经爱过你。”他特意强调“曾经”，眼底有难掩的悲痛和哀伤。“但是，在你将魔手伸向我的家人时，我们之间的爱情已被你亲手毁灭，化为细如粉末的碎片。”

“不！你不能这样对我，不能这样……对我，我对你的感情一如从前，你不要不爱我，不要……”哭倒在地的女子肩负着她所不能承受的重，黑白分明的双瞳转为血红色。

“觉悟吧！爱儿，你是一个人人避之惟恐不及的恶魔，没资格贪恋人间的温柔，回到属于你的地狱，永生永世与炼狱之火相伴到老。”永别了，曾经的爱。

男子的眼迸出凌厉利芒，举起神圣的剑刺向女子胸口，毫不迟疑地置她于死地，没有留恋、没有不舍，一心要为亲人复仇，除万恶之魔。

“你竟然杀我，你竟然杀我，你竟然……杀我……哈……哈……哈……你居然想要我的命，我为何还要爱你呢！哈……哈……我是个不值得人爱的恶魔，一只不容于世的魔鬼……”

一声凄厉的惨叫声后，倒下的女子缓缓起身，将穿胸而过的长剑拔出，笑声如夜莺啼哭似的逸出喉间，分不清是哭还是笑。

她轻轻抹去嘴角的血渍，面露愤世的嘲色，一脚跨过爱人的尸体，不看一眼他脖子上两道深深的血印，以及干枯无神的面容。

想杀她？谈何容易，简直异想天开，她可是活了三百年的吸血鬼，岂会败在一个小小的人类手中。

只是，她从此又是孤单一个人了，没人陪伴、没人爱怜，一辈子活在见不到天日的阴影里，以吸血为生的延续不死不老的生命。

她退了又退，不让清晨的第一道曙光照到她过分白皙的足踝，一直隐退到阳光进不来的灰暗空间，才双手环抱地缩成一团，等待天黑的到来。

一天，又过去了！

她的计算方式是以黑夜为一天的开始，天亮是结束，日夜颠倒地过着异于常人的日子。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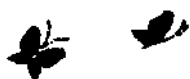
★

“卡。”

粗哑的破锣嗓子一响起，“死”在地上的干尸忽地一跃而起，咧开大嘴取过经纪人递来的湿毛巾，动作粗鲁地抹去脸上的死人妆。

“夜的新娘”全剧杀青，耗时半年拍摄的周末九点档偶像剧终于告一段落，被戏逼得喘不过气的演员们纷纷露出笑脸欢呼，大喊解脱了

虽然这出戏叫好又叫座，收视率飙高得叫人咋舌，同时也捧红了剧中男女主角和主要配角。当初原本设定是十集不到的单元剧，因为大受欢迎才一再加戏，搞得剧组人员日



夜赶工，一天二十四小时当三十六小时用，没有一个不叫苦连天，顶着熊猫眼大呼受不了。

最后是新锐编剧不肯再写，丢了篇完结篇要制作人自己看着办，才让众人由苦海中脱身。

“导演，我最后一个镜头要不要重拍，我觉得角度仰得不够好，突显不出我的特色。”

一听要重拍，心刚飞出去的演员和工作人员一片哗然，抱着头呻吟。

“不用了，小虹，你演得很好，是我近年来见过演技最好的女演员。”女主角的媚眼抛个不停，让乐昏头的导演呵笑得合不拢嘴。

“真的吗？”媚眼如丝的向如虹娇嗲着，她等的就是一句赞美词。

“当然，放眼演艺圈有几人及得上你呢！这次的金钟奖影后非你莫属。”

“呵……呵……导演的美言让我好生惭愧，人家还需要多方磨练磨练，有好戏别忘了找我喔！”同样的，绝少不了你的好处。

“一定，一定，以后合作的机会还很多。”以为没人瞧见，他大笑地偷摸她两下。

“讨厌啦！导演，你又吃人家豆腐。”她状似调笑地推开他，嫌恶的眼神一闪而过。“露露，你还不过来帮我卸装，没瞧见我这一身血浆很粘稠吗？粘得我皮肤都快不能呼吸了。”

利用完了就把人一脚踢开是向如虹一向的作风，从她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牌演员起，

她就懂得以自身的出色外表为筹码，换取她想要的成功和名利。

与男人交往不过是一种达到目的手段，身体轻贱不打紧，只要让她捉住往上攀爬的机会，就算对方老得可以做她爷爷，或是脑满肠肥像头猪，她通通来者不拒。

目前她被一位电视台高层主管包养，因此才能荣升第一线主角地位，和导演那几夜火热交缠算是偷吃，两人都掩饰得很好，尚未被发觉。

而迎面走过来的小助理就和大明星光环十分不搭，格格不入的感觉就如在盛放的玫瑰旁摆上一株小草，既不起眼又缺乏可看性，很容易就让人忽略。

“导演，杀青酒别忘了算上我一份，我先把这一身吓人的妆卸掉，待会再和你好好聊下一部戏的剧情。”

“好，好，我等你，你快去卸妆。”呵……晚上又能……一想到香艳刺激的画面，导演那张正方形的大脸笑得好不淫秽。

“嗯！等我喔！”向如虹轻抛了个飞吻，眼波一送风情万种。

一转身，人前人后两张面皮，扬起的笑脸立即凝结为轻蔑嘴脸，嫌弃的神情和她先前所表现的玉女气质，完全走样成一副趾高气扬又瞧不起人的模样。

她边走边脱去染血的戏服，不太痛快的擦擦刚刚老色狼碰触的位置，若非想要巩固在演艺圈的地位，她根本不会和一头猪合作，

甚至和他发展出肉体关系。

一想到此她就觉得脏，感觉浑身长虫似的不舒坦，回去非好好泡上几天精油澡，彻底洗去他留在身上的味道，否则她会吐。

“露露，你看秦主播那个男人怎样？他约我明天去泡温泉、看夜景耶！”向如虹说这些话时不免有些炫耀成分，想让人家羡慕她的男人缘。

“不好。”

“咦？”不好？

“秦仲凡结婚了。”妻子也是名人，主持三个广播节目，也拥有她所属电视台的股份。

“结了婚又如何，这年头哪个男人守得住婚姻誓言，一个个不都朝外面的女人靠去。”她没有罪恶感，视良知和道德为无物。

鸟会飞，鱼会游，谁也拴不住。

“但是他的老婆有能力封杀你所有的演出机会，让你由红翻黑，众人所指，从此失去发挥的舞台。”她会一蹶不振，由云端跌落地面。

没错，那该死的女人的确是会扯她后腿，心眼小得比针孔还叫人看不见。“露露，你很喜欢泼我冷水。”

“淋一身湿总好过淹死，除非你不想继续发光。”她糜烂的人生是她自找的，旁人也无从置喙。

向如虹横扫了向来不懂得巴结的小助理一眼。“当初我为什么会‘捡’了你这个死人在身边。”